





第九六一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經濟類編(二)

明馮琦等編……………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二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瞿熙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朱學濂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類編卷二十八

明 馮琦馮瑗 撰

諫諍類三

求言

二十六則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類編
卷二十八

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咷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噴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於噴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焉此噴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

前者也桓公曰善

呂覽達鬱篇 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神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為汚樹鬱則為蠹草鬱則為黃國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八

二

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國人流王於彘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者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為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

臣乃今將為君勉之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也於樂今樂而益飭行之壞也於責今主欲留而不許仲志行理責樂弗為雙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列精于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編冠頰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于高因步而窺於井漿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况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八

三

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唯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

臣之言刻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有况乎在簡子之側哉

自知篇 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猶甚存亡安危勿求於外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詔猶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揜蔽之道奚錄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而殺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宋中山不自知而滅晉惠公趙括不自知而虜鑽荼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敗莫大於不自知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推毀之鐘况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遽揜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矣為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惡人聞其過尚猶可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已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

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形於顏色任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歟翟黃對曰莫為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於門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為上客文侯微翟黃則幾失忠臣矣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唯翟黃乎

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以是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甕仲照

朋辯其言說其義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
甕仲隱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二子之言吾目
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
而恐不能行者也

高繇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繇之事夫子三
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不陋之人
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
以逐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鮑叔牙傳
卷二十八

六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
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
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
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
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為隱左右言及國
吏罪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昷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
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

也城北徐公齊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
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且日客從外來
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
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
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
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
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鮑叔牙傳
卷二十八

七

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
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
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
中賞能諺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
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暮年之後雖
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
於朝廷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

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戌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竇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戌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戌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戌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戌願君勿

欽定四庫全書

趙世家
卷二十八

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戌趨而去未出至中閭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戌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戌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戌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戌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漢袁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

欽定四庫全書

趙世家
卷二十八

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置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

陳忠疏廣言路 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

紂之讐孝文嘉哀盡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
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
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
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
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
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瑨世等新
棠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
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

欽定四庫全書

蘇海類編
卷二十八

十

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
者宜垂省覽特選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諸葛亮與羣下教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衆益也若遠
小嫌難相違覆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躡而獲
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
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
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
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諷前參事於幼

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委性鄙暗不
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
言也

北魏高祖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嘆臣下莫肯
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
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
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如是得人者有賞不言者有
罪卿等當知之

欽定四庫全書

蘇海類編
卷二十八

十

晉王沈為豫州刺史至鎮乃下教曰自古賢聖樂聞誹
謗之言聽與人之論芻蕘有可錄之事負薪有廊廟之
語故也自至鎮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虛心故令言
者有疑其宣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姦
佞於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興利除害損
益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說刺史得失朝
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穀千斛謂余不信明如皎日
主簿陳厥楷啓曰奉省教言伏用感歎勞謙日昃思聞

苦言愚謂上之所好下無不應而近未有極諫之辭遠無傳言之箴者誠得失之事將未有也今使教命班下示以賞勸將或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賕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況又教曰夫德薄而位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興益於本州達幽隱之賢去祝詭之佞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也惠加一州仁也功成辭賞燕也燕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迷其國哉褚碧復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欽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諂諂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配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絳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

齊之勲而加上卿之禮功勲明著然後賞罰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帛以求盡言也沈無以奪之遂從碧議

張寔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踪庶幾刑政不為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闕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過者答以筐篚諂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進言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官以匡大理擬承輔弼以補闕拾遺今事無巨細盡決聖慮與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謗竊謂宜偃聰塞智開納羣言政刑大小與衆共之若恒內斷聖心則羣寮畏威而面從矣若惡專歸於上雖賞千金終無言也寔納之唐太宗幸太平宮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無不慚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

欽定四庫全書

地府類編
卷二十八

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太宗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數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象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太宗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議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謙言虛懷以改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

欽定四庫全書

地府類編
卷二十八

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弑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高宗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耶

宋太祖招常參官轉對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仁宗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即坐以對時陳執中不學少文固辭不對宋庠亦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乃聽兩府歸而上之翰林學士張方平方鎖院草制夜半以所條對俱上言汰冗兵選剽負慎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驚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內為言官外為按察多發人曖昧

之事議論展轉緣飾沽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為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為國立事者哉願陛下深為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惟審於聽受而已殿中侍御史何郅上言古者人君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故內則公卿大夫謀於朝外採百工庶人議於下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學士以至待制皆自文學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才並由此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編略
卷二十八

七

出自頃相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自安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備言責者惟御史諫官僅十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不可得矣伏乞頒詔告諭兩制臣寮自今有聞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列欲進用臣寮取其裨輔多者用為選首庶使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帝嘉納之

仁宗時西事日擾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宰

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十萬陝西糴軍儲訪知邊事者擇寇所至州縣罪及夏稅時禁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是盡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

詔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識之淺深知任用之得失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編略
卷二十八

七

英宗時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司馬光問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牛數陳瑾論求言之詔未及舊弼臣初睹陛下近因日食詔許中外臣民實封言事天下之忠言必自此而進矣

然而求言之詔普逮於臣而乞言之禮未加於黃耆切慮耆德故老久去朝廷或在謫籍或已得謝忠於徇國意欲有言泛然應詔則非舊弼之體密貢封事則有強貽之嫌若非聖問俯及隆謙示敬則黃耆之言或不樂告是以周家忠厚尊事黃耆秦穆改過復詢黃髮詩書所載聖主之所宜行也願因側身懼變之時明示養老乞言之禮必有嘉謀來助初政格王正事無先於此伏望陛下上稟慈闈議而行之天下幸甚

欽定四庫全書

經淵編
卷二十八

八

王巖叟請廣言路參用四方之士臣以謂天下之事度而知之不如耳聞其說耳聞其說不如目睹其真今四海之大萬里之遠民情之利害不可以槩言風俗之美惡不可以凡舉人材之賢不肖不可以互知竊以陛下所賴以察四方之事達四方之情者數路人而已而專用一方之人非所以廣聰明於天下也臣願陛下常於言路參用四方之士天下幸甚

理宗時具德秀言五事其三兵事四曰尊詠之言不可

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縉紳大夫工為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為言夫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識諱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鬲不可以為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為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由分故臣於篇終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淵編
卷二十八

五

元特們德爾奏比詔內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徑至御前乞令臣等閱視乃入奏聞仁宗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如細民訴訟者則禁之

納諫 三十四則

魯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農畧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措魚鼈以為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罝邪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鯢鮪獸長麋鹿鳥翼穀卵蟲舍蚺蜥蓄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八

子

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以求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為人臣而撞其君

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為君也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為君也惟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旒以為寡人戒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八

主

少拂今臣於君輔也鼎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鼎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鼎哉遂輟田齊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為臺今復欲為鐘是重欲於民民之哀矣夫欲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游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觸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所

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所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悅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露之增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一作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

為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箇露之增畋於雲澤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官匍伏將笞

欽定四庫全書

楚清類編

卷二十八

王王曰不穀免於極祿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主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箇露之增遂舟之姬務治乎荆燕國

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王能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為法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予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

欽定四庫全書

楚清類編

卷二十八

不與予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耶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囂咎血成於道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書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傷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

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如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以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菜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菜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欽定四庫全書

楚辭集卷二十八

五

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愚為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綢衽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種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為相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讐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學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

欽定四庫全書

楚辭集卷二十八

五

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鵠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可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為主國非為子也怨若故焉